

錢南園遺集

錢辛園先

生遺集

錢南園先生遺集敘

錢南園先生當乾隆之季以抗直聞天下視學湖南時風規氣概至今人猶思之其書畫皆爲世所寶而詩文不少概見法祭酒師令君所輯南園詩存桐城姚姬傳先生序以刊行者亦絕少傳本僅滇南文略中存文十數首而已歲丁卯予來撫湖南邦人士請祀先生名宦旣

題奏

報可因念先生詩文散佚不傳亦鄉邦後進之責也乃走緘求之京師得所爲南園詩存湘陰郭筠仙中丞又

搜得遺詩一卷并他文之散見者合滇南文略所存裒而輯之編次爲五卷以付手民嗚呼先生清風亮節照耀海內無俟詩文之存否爲重輕卽以詩文論蒼勁堅整直抒胸臆受法於桐城姚氏而不襲其貌豈非卓然能自樹立者哉昨歲予旣校刊李瀛仙中丞遺集吾滇人官湖南者惟先生與中丞先後相望爲楚人所尸祝兩先生詩文得以數年搜輯之力聿觀厥成後起者景仰之意可幸無憾而讀是編者亦可想見先生之精神意趣自足以不朽也同治壬申秋滇南後學劉岷謹敘

原刻南園遺詩序

余以庚子入詞館卽識南園前輩於同年徐鏡秋齋中
鏡秋方與余肄習翰林文字分日拈題時初頤園亦讀
書城北古寺常就余與鏡秋會課南園爲鏡秋受業師
又以余與頤園爲同館後進每得一題疏解義理指陳
情事輒無隱諱興會所至伸紙吮豪往往先就余性疏
放喜爲古今體詩先生亦同嗜余脫橐就商先生搗筆
立和先生亦嘗以所撰製示余茗椀倡酬以文字相切
劘友朋追逐之樂未有逾於此時者也自是以來二十
餘年頤園鏡秋先後遠宦先生已歸道山聚散存亡之

感每一念及悽然弗能自己前年余借鏡秋老屋棲息
而其北軒卽先生下榻處一花一竹棖觸依依如接故
人顏色特以不得傳其詩爲恨今年正月於書肆買得
先生手藁一帙心竊喜之適保山袁蘇亭寄新刊滇南
詩略至所載南園詩與余所得多有不同旣而先生戚
友師荔扉大令需次來都出先生詩兩帙與前所見者
又多有不同乃知先生爲詩向不存藁作輒棄去見者
繕錄收存之非先生意也夫以先生之質直忠諒居官
行事卓卓可傳所重本不在語言文字間雖然性之所
近情之所移非詩焉烏乎見先生不以詩重重先生者

未嘗不重其詩也卽以詩論精淡博大迴非絺章繪句
講求聲律者所能窺其閫奧茲荔扉欲彙其詩付梓採
訪補綴不遺餘力得若干首釐爲二卷約略作詩之歲
月而排次焉沿仿史例將以表其生平惜乎先生身後
遺孤穉弱所存手藁大半散失卽此二卷中雄篇佳什
余向所心摹神追者僅存一二至與余贈荅之章竟自
無存則所遺佚已爲不少也然而先生之人傳矣詩固
不盡於此卽此亦見一斑矣他日頤園鏡秋或更有所
增輯余與荔扉當拭目俟之嘉慶六年歲次辛酉五月
同館侍生梧門法式善序於且園之詩龕中

原刻南園遺詩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學士式善
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
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
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
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侍御一人而
已今

上旣收政柄除慝婦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
御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
撫藩貪黷

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
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
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
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
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
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謂君言當使直軍機處和珅益嫌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
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殯方

天子仁明朝廷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
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畱其
身以待公論大彰之曰俾國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
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
予歸遂不見君子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
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
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予昔聞君喪作詩哭之今得
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予痛云嘉慶癸亥春二月桐城姚
鼐序於皖城之敬敷書院

錢南園先生別傳

保山 袁文揆 蘇亭

錢南園先生諱灋字東注先世江甯人遠祖鑄明成化
閒幕遊昆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使滇以同姓故欲引
使附己鑄逃居迤西能去始還父世俊家貧以治銀爲
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遊聞古賢人
傑士輒慨然欣慕旣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荷澤劉
中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
風氣而先後主講席如趙州蘇侍御霖渤福清張太史
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乾隆戊子鄉舉辛卯
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授檢討充

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
省明年冬入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
冬晉御史

特派稽查通倉蓋白是不僅以文章報

國矣會甘肅有冒賑折捐事已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
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疏曰冒
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亶望歟法營私所致但查亶望
爲藩司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督臣豈竟豪無聞見誠
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
亦不至如此之眾是此案皆沅釀成之也臣不敢謂其

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
深特不冒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

天子動容

諭部臣若果如錢灃奏朕亦不能爲畢沅寬議上如先
生言

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
事至先生甫入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
或且有以第問狐狸責善者先生曰吾非敢以言爲借
資嘗試祇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無何復
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爲貪婪官民

金匱要略卷之八
傳
皆患之無敢指目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虧空
纍纍請按問又力諫勿受貢辭頗塞直

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

命間者咸爲先生危先生自知戇諫暫歸寓呼僕治裝
或遠謫則卽出都門踰時軍機處傳

旨命偕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
珅偵知東省已爲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
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馳往廉得實逮國泰同藩
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

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淡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

山東事者不可枚舉既有所聞不敢隱

上領之於是

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

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家宰劉墉宣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慎自愛而楊壽枏繼以章宗瀛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己亥庚子順天鄉試兩蒙

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貝分閱中皿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閱中皿卷疏上